

醫學辨害



醫
西
學
辨
害

利
函

五十

醫學辯言卷第七

南紀翁山 宇治田雲菴 著

氣味類

氣味總論第一

凡物無不有氣又無不有味氣生於天味生於地人能食之便能養其身人妄食之久而傷其身可謂是愚也豈不可悲乎予考內經諸篇間見有論其味曰水穀皆入於胃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

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
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
以次傳下又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又曰東方
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南方生熱
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中央生濕濕生
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西方生燥燥生金金
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
鹹鹹生腎腎生骨髓人都如此者養其身之謂
也又曰五味入於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

走筋多食之令人癢。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其走肉多食之令人愧心。又以食之五害傷在五味是故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於鹹太骨氣勞短肌心氣抑。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於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又曰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變色。多食苦則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則肉胝脇而脣揭。

多食其則骨痛而髮落又曰夫五味入胃各歸
所喜以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
肺鹹先入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
天之由也大都如此者傷其身之謂也予又考
內經不見論其氣蓋論五味則五氣在其中是
欲使學者推知也予按人皆無不生於天地又
不可無必爲之養故人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
五味入地之大惠人身之大寶一日不可闕者
何有勝於此乎雖然人唯知父母施慈愛而不

知天地施氣味又唯知父母可敬而不知天地
可敬妄食氣味而傷其身遂得蒙天地之罪也
然則欲能養其身者莫以杳杳冥冥而忽焉

不時不食論第二

夫人之脾胃位於中央屬土而有中和之德氣
味得和則養其德氣味失和則傷其德天地之
造化人爲之烹飪其所失時是卽失和其所得
時是卽得和故得時則能養人失時則能傷人
孔子曰失飪不食不時不食是也今人不知聖

人之教或不擇烹飪之得失或賞不時之物或
蚤採而不待熟不得之於近又求之於遠勞僕
費財唯務其蚤曰初物先可供至尊子以進之
於親臣以進之於君似行孝而行不孝似行忠
而行不忠問又曰人食初物則益生七十五日
吁斷益生而損生是非愚之愚者乎或難予曰
問管者孟宗有至孝之名其母冬求食筍孟宗
入竹林而哀歎筍為之出得以供母世人以為
天地惠孝子今如吾愚亦以為然也是進不時

之物子以爲不孝歟予曰孟宗嘗孝于母世誠
因得此等而稱之或圖之於屏風或畫之於器
且婦人小子亦無不知之其稱爲至孝其知未
明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天地無微外于聖人
故聖人所惡天地必惡是其不食之物豈有惠
而出之乎或曰天地至仁能愛孝子不時之物
亦不致害子議天地吾未詳焉予曰孝子忠臣
古今甚多天地愛之自然之太公也何有每人
而應不時之求乎又何有每人而變害爲利乎

故所謂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是誠天地聖人所不能也予憶自古有由造化之變而生不時之物孟宗偶然得筍不可謂決而無之然以爲惠而出之是吾子之誤也或曰自然之太公已得領教其不違而從令是非可謂至孝者乎予曰孝與不孝也唯在從理與不從耳其能從理者得爲而爲之不得爲而不爲之其不從理者得爲而不爲之不得爲而爲之又失之於不及又失之於太過年老心惑之人言行多不從

理奉諫而能從理爲至孝溺愛而不從理爲不
孝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
而不怨又曰父有爭子不隱無禮又曰生事之
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卽所以欲使人
行孝始終從理之節文也然則求不時之筍是
心惑而不從理者也其不能諫而從令是溺愛
而不從理者也若不出於溺愛而出於求名是
飾異而誤世者也若初出於溺愛亦幸因得筍
而有意名是心不至誠者也若記者假託而怪

其跡是反而疵其孝者也惜矣哉孟宗有此舉也是不足謂之孝而況謂至孝乎丹溪初盡心於儒後因母疾而志醫自能救母患得養老之道故格致餘論著其論可謂是至孝也其略曰惟飲與食將以養生不以致疾若以所養轉爲所害恐非君子之所謂孝與敬也又曰若無病之時量酌可否以時而進某物不食某物代之又何傷於孝道乎蓋求不從理則幾諫不入則暫敬不違其未已當代以他物不喜他物又

當有所喜聞導誘掖以常盡心其所養必不爲
所害非得考亭之餘緒不能有如此之志吾子
由此而再思之頗知養老之道又知孟宗不從
理矣

異形不食論第三

天地生萬物氣本有粹駁粹氣以生常形駁氣
以生異形故人有二形獸有並頭岐尾鳥有四
翼三足蛇有兩頭岐尾菓有一蒂兩箇兩蒂兩
鼻核有雙仁菜有一莖雙根丹溪曰陰體虛駁

氣易於乘仍而考之植物異形多於動物亦是
靜而屬陰所以有馭氣易乘也李惟熙曰桃杏
雙仁輒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仁草木
花皆五出唯梔子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
桃杏六出雙仁皆殺人者失其常故也時珍亦
從此說矣予按失其常者是本馭氣所生得其
常者是本粹氣所生何爲不言其花六出馭氣
所生乎李氏之言如此是知其末而不知其本
也凡物有異形其必有壽其氣馭雜而不純

粹也予嘗讀諸書唯見曰有毒殺人未見立論
明其義也故今人多不能信之其中毒也不鮮
矣一士人家僕二人食瓜數箇大發心痛吐血
氣喘一人卽死一人亦危予先欲解其毒水與
麝香一字心痛卽止吐血氣喘未止與門冬清
肺飲旬餘日而得愈僕曰其中一箇有兩蒂兩
鼻予曰異形有毒殺人他日必莫再食矣又一
士人忽患腹痛欲吐而不吐欲瀉而不瀉四肢
厥冷氣息奄奄脉亦皆伏予應請而往先問其

所食病家曰今朝煮藜爲茹調和以桃仁更無
進他物予又問有雙仁也否婢曰有六七箇予
與鹽湯而探咽吐五次而脉稍見卽與附子理
中湯厥冷止而痛未止其夜瀉黑血三次痛止
而脉亦將和時休前方用棗湯以與參苓白朮
散三日補養而愈矣又一商人患腹痛吐瀉壯
熱憎寒服藥不効請予治療曰令婢煮蘿蔔其
心未熟再煮食之自覺習習如鍼胃脘卽見其
餘一莖雙根也予曰物有異形則必有毒其煮

難熟亦是有毒也。吾子所患，蘿蔔所致，先欲解其毒，即與生薑汁，次與七味白朮散，加陳皮、腹痛止，而瀉未止。三日之後，更發呃逆，其脉虛細，而促。予知其死，而辭其後，頻頻易醫，服藥呃逆止，而瀉尚未止，漸發黃腫，兩月而死矣。又有客曰：和州宇陀郡一家共食牛蒡，中有一莖，雙根。二人吐瀉，清血腹痛，悶絕而死。其餘六人或吐或瀉，獨無不腹痛。吾親見此害，是如商人食蘿蔔者，也。噫！聞見如此，豈可不愴乎？予常欲教